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門興縣
第二〇四八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五百元

今日本報要目

一、陝北權威人士發表對戰犯名單問題的談話
二、平魯全縣冬季生產普遍展開
三、淮海四十天作戰中殲敵精銳四十萬
四、中陽二區公糧徵收大部結束
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晉綏兩年發展團員三千
六、三分區建國工作向廣大農村發展
七、解放軍總部公佈十一月份戰績
八、淮海前線總部發言人警告杜聿明
九、北平前線敵一旅投降

更正

昨日本報二版「臨縣趙家溝支部領導冬季生產」一訊，趙家溝爲賀家溝之誤。特此更正。

陝北權威人士發表

對戰犯名單問題的談話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此間各界人士談論戰爭罪犯的名單問題。某權威人士稱：全部戰爭罪犯名單，有待於全國各界根據實際情形提出。但舉國聞名的頭等戰爭罪犯，例如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張羣、翁文灝、孫科、吳鐵城、王雲五、戴傳賢、吳鼎昌、熊式輝、張厲生、朱家驊、王世杰、顧維鈞、宋美齡、吳國楨、劉峙、程潛、薛岳、衛立煌、余漢謀、胡宗南、傅作義、閻錫山、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杜聿明、湯恩伯、孫立人、馬鴻逵、馬步芳、陶希聖、曾琦、張君勱等人，則是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者。應當列入頭等戰犯名單的人，自然不止此數，這應由各地身受戰禍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軍爲首先有權利提出此項名單者。例如國民黨第十二兵團司令黃維在作戰中施放毒氣，即已充分地構成了戰犯資格。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皆有權討論和提出戰犯名單。

平魯全縣

冬季生產普遍展開

運輸業的發展擴大了油與煤的銷路

（平魯訊）根據各區報告，全縣冬季生產已普遍掀起來了，以開油坊、販買牲口、跑運輸爲主；另外還有上煤窰、砍柴草、開店等。（一）油坊：全縣已開一百一十座，百分之八十是合作形態的，不合作辦法也各有不同，一區沙樑油坊是磨圍班，不固定榨，誰先協同油籽誰先榨，修理油坊花費，按榨油多寡分攤，但要固定領導，否則會形成只管用不管修的現象。二區猴家村是集股，共分十三股，油坊不起伙食，只有大師傅和提磨的在入股戶家輪流吃飯，不致有浪費，賺錢更有把握。西水界村三條大樑是以張祥、趙西、齊國棟、徐存仁等九個黨員爲核心，吸收了二十戶羣衆聯組成，搞得更團結起勁。（二）跑運輸：據現在了解，凡能喂的牲口都組織起來了，一般都是從本縣馱上油到朔縣換糧和布疋、花等，因此擴大了油的銷路，油坊的油還不上買主的需要，如二區扭子山行政村羣衆在陰曆九、十兩月中已馱炭換油五百三十斤，大部運到朔縣換回糧食。由於運輸的發展，煤炭銷路也隨着擴大了，如二區混道溝煤窰今年就增加了四座，現在還趕修二座。關於運輸與支前的結合，普通村莊都是分組輪流，以免阻礙支前工作。此外羣衆對販買牲畜也很重視，四區已組織起六十個人到口外買牲口，其中有十七人從陰曆八月起到現在已買回六十九頭牛驢。

（三）砍柴割草及其他：全縣農民砍柴割草較爲普遍，特別是四區和城關，已成爲老漢兒童的專門營生，如六十八歲的石維德老漢，自陰曆九月到現在，除兩道灶燒外，還存牲口可吃的草一千餘斤，燒柴六百斤，他今年計劃砍柴割草能賺一石五六斗糧食，東港村軍屬領導全村婦女砍柴，計劃一個半月除自己燒外，可餘九百斤，讓出男人賣炭換油，賺口糧。其次，因縣城關形勢開展，開店也很有利，城關四座店，經常住的很滿，現又增加了三座。

淮海四十天作戰中

我殲敵精銳四十萬

慘敗的南京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

全中國解放的日子日益迫近了

（新華社淮海前線二十三日電）對於國民黨統治命運有決定意義的淮海戰役，從上月七日揭幕起，到本月十七日止，一共四十天中，人民解放軍已經得到了巨大的勝利。國民黨軍在這短時期內，整軍整師喪失的一共是黃伯韜、黃維、孫元良三個兵團，十四個軍、三十四個師、一個快速縱隊。除此以外，邱清泉、李彌兩兵團也已經遭受了重大的損失。這就是說，國民黨用於淮海戰場的全部兵力，已經被殲滅了一大半。根據不完全的統計，敵軍損失的總人數約在四十萬上下。

四十天來，這一戰役的發展，可分爲兩個階段。從七日戰役開始，到二十二日全部殲滅了黃伯韜兵團，爲第一階段。這個戰役剛開始，由魯南進軍的華東野戰軍一下子就插到隴海路徐海段和徐州外圍，將國民黨徐州剿總和徐州以東的黃伯韜兵團割裂開來，把黃伯韜兵團的一個軍兩個師包圍在窯灣；一個師包圍在曹八集地區；其餘四個軍七個師都包圍在碾莊的狹小地區。經過十六天的戰鬥，到了上月二十二日，解放軍一面全部殲滅了上述黃伯韜兵團，一面堅強地阻擊了由徐州出發企圖解救黃伯韜兵團的敵軍邱清泉、李彌兩個兵團，使他們不僅始終無法接近被圍的黃伯韜兵團，並且遭受到慘重損失。同時，在上月八日解放軍爭取了敵軍馮治安部的一個軍和一個半師在何基灃、張克俠兩將軍領導下舉行戰場起義。上月十三日，解放軍殲滅了敵軍孫良誠部一個軍一個師，收復了睢寧。中原野戰軍上月七日殲滅了劉汝明部一百八十一師以後，上月十六日又攻佔宿縣，殲滅敵軍二十五軍的一百四十八師。在這一個階段中，國民黨軍一共喪失了正規軍十八個整師，兵力十七萬八千人。

第二個階段，由上月二十三日開始，到本月十七日結束。這個階段的主要戰績是消滅了黃維兵團和孫元良兵團，包圍了邱清泉、李彌兩兵團，擊退了李延年、劉汝明兵團。當解放軍包圍了黃伯韜兵團的時候，蔣介石發覺形勢危殆，急忙調豫南的黃維兵團增援徐州。但是黃維兵團剛剛進到皖北宿縣西南地區，就被解放軍緊緊包圍在澮河與淝河中間的一塊狹小地區。於是，第二個大的圍殲戰開始了。蔣介石爲了援救黃維兵團，命令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由徐州南下，又命令李延年、劉汝明兩兵團由蚌埠北上，但是都受到了解放軍強有力的阻擊。蔣介石看到徐州大勢已去，爲保存他的最後本錢，就命令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指揮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在本月一日放棄徐州，向西逃跑。但是解放軍馬上就追上了他們，四號就在永城東北縱橫不到二十里的地區，把這三個兵團團團困了起來。圍殲戰開始不久，孫元良兵團就全軍覆沒。到了十五日晚上，黃維兵團四個軍，十一個師，一個快速縱隊，除了八十五軍一百一十師在廖運周將軍率領下起義之外，已經全部被殲滅。杜聿明所領的三個兵團，也已失掉孫元良兵團全部兩個軍四個師，加上其他各部的損失，到十二日爲止，已經被消滅了八萬多人。剩下的那些殘兵敗將，在黃維兵團被殲之後，其全部覆滅的命運也已經不遠了。由蚌埠來「解圍」的李延年、劉汝明兩兵團六個軍十五個師，從本月二日走北，走了十三天，前進不足五十里，而且有六十幾里，這兩個兵團以一天一百里的速度退回了淮河以南。此外，在第二個階段中，解放軍還在上月十六日攻克靈璧，本月三日收復淮陰，九日收復淮安、寶應，十三日收復興化，十四日收復盱眙，十五日收復炳鄲（天長），十六日收復高郵。從淮海到炳鄲、高郵、東台一線以北的廣大地區，東至黃海，北至山東，都已全部解放。

在過去四十天中，由於解放軍大量殲滅敵軍的結果，從淮海戰役到現在，解放軍已經控制了陝州以北的全部津浦鐵路和蚌埠以北直到天津以南的全部津浦鐵路。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這一次有歷史意義的決戰中，再一次證明了它是英勇善戰，無敵於天下了。它已經殲滅敵人四個兵團，並且正在圍殲着剩下的另外兩個兵團。蔣介石遭受了決定性的打擊。因此淮海戰役的勝利，使南京國民黨反動政權已經搖搖欲墜了，他已經不能再苟延多久了。淮海戰役過去四十天中的偉大勝利和全國其他戰場上的偉大勝利在一起，使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發展到最後勝利的時期。事實證明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的預言：就是在今後一年左右時間內，可能達到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目的。中國最後的全部解放，已是越來越近了。

中陽二區

公糧徵收大致結束

少數村莊在繼續修正通產

（三分區訊）中陽二區的公糧工作，於十一月中旬開始，至十二月五日已告全部完成，現正準備入倉。徵糧工作中，大部份地方是首先講解公糧條例，並配合了宣傳時事，使羣衆認識了爲誰出公糧。張武家莊有的羣衆說：「去冬分下地，今春貸上糧，現在吃的有，放的有，公糧早就預備下了。」有的說：「咱的軍隊在前方打的那樣有勁，咱要在後方努力支援哩。」因此，大家對出公糧都很關辦。在通產的評議上，領導上黨則了自帳公議，幹部、黨員帶頭的原則，如秦則週幹部和評議員首先把自己的通產經過研究報實，寬在紙上，然後召出羣衆大會，踞醜討論，大家覺得很會過，於是就跟瘡嚮個道道自報，報兩戶評兩戶搞的很快。結樣村茂自高忠茂、週守才等先把自己的通產報實，經羣衆評議後，覺得高忠茂的好作務的好，報的略高了點，稍微往低評了一下，羣衆就以此作爲大概標準，開始自報，一邊報一邊評，非常順利。另外有些村子如爬頭則、劉家莊等村，領導上沒有掌握好，使自報公議形成自流，如劉家莊每畝竟只報三升、五升，只有自報，沒有公議，結果報的太低，又做了第二次，還是太低，接着又做了第三次，費了不少勁，羣衆還不滿意。崗溝、高家溝等四個行政村爲了避免自流，便於領導上掌握通產的確實，在行政村幹部和評議員會上，給各村定了標準通產，但崗溝村又形成硬套，忽視了本村的實際情況出發，崗溝坪地在行政村都評定了五斗一升五，本村評時覺得太高，產不下，但也未修改。穆家莊本村評定的產量七石多，到行政村的高了，算起來比行政村定吃虧，每畝又下了半升，後在檢查時，被發現了這種情況，已決定進行糾正。

方山津良莊劉安拴等九人

參加了基幹連

（方山訊）二區津良莊在中隊長劉安拴帶頭報名下，民兵九人參加了基幹連。[illegible]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晉綏
兩年來發展團員三千
三分區建團工作做得較好

（本報訊）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晉綏邊區，經過不及兩年的發展，已擁有三千團員，並建立了六十餘個團支部。在去年土地改革中鬥爭地主時，青年們站在前邊，起了積極與先鋒作用，經過這一運動的鍛鍊，他們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出現了大批的積極份子。如離石穆村七八閭在一次會議上，就有十九個青年積極份子爭先請求入團。代縣峪口村王丙和自動提出入團，並請求羣衆審查他的入團資格，大家認爲他「老實正派，土改中很積極，並自報參戰，足夠入團資格」，經過支部批准，他已入團。現峪口村已有團員三十七名。土改後，青年們並積極的參加了生產，有的地方並在組織生產中建立了團。如離石元田村青年代表康恩華，領導四個青年變工收秋，工作團同志在秋收中進行宣傳教育，起初他們怕入團誤生產，經過解釋，說明青年團要領導青年生產，康恩華就首先請求入團。整個說來，三分區對於領導建團比較注意，建團工作做得較好，團員已發展至一千零二十名。在機關、工廠、學校，青年團同樣是有着廣大的基礎，如某工廠青年羣衆即有三百二十人（青年黨員在外），佔全廠工人總數的百分之六十，該廠團員現已發展至六十人，自從建團以後，工作效率大爲提高。

三分區建團工作
向廣大農村發展
團員在生產與學習中開始起作用

（本報訊）三分區建團工作，正向廣大農村發展中。臨縣九區賽家會行政村先把青年編成小組，有組織的進行政治教育，經過該村支部及農會的審查，選擇男女青年積極份子三十人召開會議，對他們進行深入的建團教育。然後召開行政村青年大會，到會青年一百六十餘人，由縣區青委負責同志向他們講解建團的意義和任務後，接着在青年農民中發動報名下，共有十九個青年報名入團，其中有七個女青年。報名者回到各自然村，由農民審查合格，再由黨的支部批准入團。安家莊行政村在工作團領導下，先組織青年學習文化和政治時事，然後進行建團教育，提高青年的覺悟，召開了三百餘人的男女青年大會，說明建團中的各種問題，再由大家討論，會上即有青年農民廿六人，青年農婦二十七人報名參加。報名者均回本村，由農民審查，支部批准後入團。當晚，安家莊自然村經黨員、貧僱農、青年三個小組審查結果，有九個男女青年合格，支部已批准入團。其中四個團員團結村中青年農民組織了五個變工組，進行了砍柴、掏地等生產，獲得農民的稱讚。二區武家灣建團是先經黨的小組會討論，再由黨員，代表會議研究出十五個較好的男女青年作爲骨幹，召集青年們開會，了解他們的家庭思想情況，討論入團問題，男女青年報名者很多，經羣衆審查，支部批准，有廿六人入團，他們在入團後積極進行冬季生產。離石八區採川同樣的辦法發動教育青年，先組織基幹民兵，當有九個青年參加，在此基礎上，再發展團員。中陽城關區北街行政村審查團員，先經支部討論，然後通過羣衆提意見，最後由支部決定誰該爲正式團員或候補團員，四個巷七個閭團員中，計正式團員二十八人，候補十七名，只有兩個團員因思想落後被審查掉。團支部成立後，即依具體情況，男女分編小組，確定每十天開小組會一次，半月開團支部會一次，建立正規的團的教育生活。（胡）

離石柳林市各機關幹部
學習中檢查工作思想

（離石訊）柳林市各機關幹部、雜務人員加强學習。該市各機關學習過去沒有統一的領導，形成自流現象，市委爲加强學習領導，已建立了市學委會，由市委書記李信臣、完小校長陳再時等九人爲委員，根據幹部不同情況，分編甲、乙、丙三組進行學習。首先精讀文件，然後根據文件精神，聯系工作思想進行檢討。工商局陳鑑幹同志原來不願參加青年團，在學習中，他說：「我以前不入青年團是怕參軍，如今想通了，認識到這種貪生怕死的思想完全不對。我現在要求加入青年團，堅決爲革命工作。」現在他已被正式批准入團。市政府文教助理員車進明同志反省說：「土改以後，我因爲在工作上怕得罪人，對上級指示不敢堅決執行，就是堅强表也要通過羣衆，錯誤的認爲完成上級任務與羣衆利益是有矛盾的。」表示今後決心改正。稅務局高光同志檢討出搞男女關係損害了黨在羣衆中的影響，表示今後堅決克服。目前大家學習情緒很高，都在根據文件聯系實際檢查自己。（李信臣、劉正冠、王才昌）

簡訊

河曲城關冬季以來，運輸更加活躍，城關、大墩坡、唐家會每日有五十輛大車，三十輛人推小車，到澳口搬運貨物。大車每日每輛可賺八九萬元，小車每日每輛可賺三四萬元。（王明錫）

晉綏人民劇社政指
胡宗武同志逝世

（本報訊）晉綏人民劇社政指胡宗武同志，不幸於十二月三日拂曉觸電逝世。因電燈高壓線錯誤，與電話線錯接，電話鈴響，胡宗武同志接電話時手觸電池，當即犧牲。本月八日在駐村舉行追悼會，除劇社全體同志外，並有各機關代表與駐村羣衆，參加追悼。宗武同志湖北武昌人，現年二十七歲，於三八年參加工作，在決死二縱隊劇社任分隊長，晉西事變後，隨軍轉移至晉西北，四二年十一月入黨，四五年北上到左雲長城劇社任社長，後任政指。在改造該劇社舊藝人及改造歷史劇的工作上，貢獻很大。舊藝人出身的同志，在他的指導下，不僅走上了革命道路，而且得到了很大的進步。劇社其他同志在宗武同志的幫助與領導下也進步不小。他的優良的工作作風與堅定的立場，成爲我們學習的榜樣。（王雲、李泉耕、郭德玉、楊餘）

（又訊）晉綏人民劇社於上月十五日開會追悼關英、劉如二同志。關英同志在舊社會走過戲班子，於四五年參加革命，歷任晉綏人民劇社事務長、組長、樂隊（打鑼）之職。曾因公在口泉遇到兩個特務，各帶手榴彈一枚，他便赤手空拳打走一個，送交政府一個。在十一月十一日早上病故於和平醫院。今年二十七歲。劉如同志爲劇社運輸員。生前積極工作，不幸病故，今年二十三歲。（李象餅）

神木、神府、府谷三縣
發展副業刨鬧口粮

（本報訊）綜合通訊員報導：神木、神府、府谷等三縣羣衆，在政府、工商局、合作社幫助下，進行副業生產，解決今冬明春口糧困難。該三縣去今兩年災荒嚴重，同時大部地區人多地少，如神府賀家川一百一十五戶人家（四百一十三口人），只有土地三百八十五垧；一區二鄉盤塘一百四十四戶人家，只有山地三百餘垧，所以不少村莊羣衆就得依靠其他副業收入來維持生活。神木二區政府派專人發動與領導羣衆合作修復了被國民黨重稅盤剝與洪水沖毀而垮台了的二鄉瓦窰溝、柳不渠兩座煤窰，由羣衆出人力、工具等，政府貸給小米五石。兩座窰現每日能出炭十二萬斤（可除淨利六石小米），供給本區與神府四區羣衆的燒炭，並解決了一百個工人的生活困難。該區政府又發動羣衆在解家鋪成立了一座供銷生產合作社，現已有社員七百餘名，股金十八石，專門組織羣衆運輸，銷售本區出產之炭與倒販鹽鹼。目前正計劃組織解家鋪、麻地路、柳溝等附近村莊廿頭牲口的運輸隊。因爲村莊偏僻，羣衆購買東西很不方便，除計劃恢復舊有集市外，合作社並銷售布、油、鹽等羣衆日用品。神府賀家川由於去年組織運輸獲了大利，渡過了災荒，今年沒有餓死人，今又在賀長凱同志（黨員）領導下，把全村卅四頭牲口都組織起來，截至十一月，全村又增加了十頭牲口。在半月內跑了兩回，即獲利三大石小米。賀長凱同志又發動了二十戶羣衆集股六千五百餘萬元買牲口，組織了運輸隊，從外區買上牲口，馱上鹽鹼等到內地區發賣，兩回販牲口十五頭，獲利很大。府谷李家塬、東梁、尚莊等三個自然村初組織運輸時羣衆不發生興趣，後來李奏小一個舉從沙梁鎮到府谷城跑了三回，即賺了利一百零五萬元，大家看見有利，三個村即組織了二十四頭牲口，共分三組，每組有組長領導，用變工辦法進行運輸，既節省開支，又省人工。府谷趙家石窰村爲便利運輸，羣衆集股聯夥開店一座，並買回二頭毛驢，附設磨坊。在黃河沿的村莊發動水手工人，用集股、貸船等辦法組織原有船盤、船塘等，組織起大船八隻。神府已組織萬鎮、葛河、八個村的水手工人一千多人，往磧口運煤、鹽等，獲利四千萬元，又增加了一次船，每隻船獲利十四萬元，解決了四個人的生活問題，一隻船在四個月中賺淨利七千餘萬元。葛阜合作社在分紅以後，擴大河運，並還準備再買一隻，擴大股金到六千多萬元，幫助本村羣衆組織起一隻船，跑河運，並開油坊一座。

讀者服務欄
公粮問題解答八則

編者同志：

我們在研究公粮條例與補遺訂通產徵收公粮會上，提出幾個問題，請解答。

一、公粮徵收條例第八條第四項：「邊區政府參加工作有正式證件的退伍軍人，依規定未滿免徵期限者（自退伍之年起算免徵三年）」，這是指退伍的本地軍人？還是外區新安家軍人？免徵其本人部份？還是全家都免徵？如免本人，是否按全家通產按人平分計算？

二、免減辦法是在本年評出通產按五成六成等情計徵呢？還是按最高不超百分之十五，以百分之七、八或百分之二、三等情來減徵呢？也就是說降產還是降分呢？其次，是家庭收入較差反而地多的，是否可給以不同的照顧？用同一比例徵收是否影響一些人的生活生產？

三、按地質評定通產，從那年算起？因土地的質量是會改變的，如原先兩塊地差不多，但因本人鋤勞少，作務差等情形，有的荒了，有的和川鋤安鋤的，有的肥料，有的被水沖走好土地瘦了，如和梨耕者農土作務好，一樣評，他怎好地都也趕不上了。

四、地裏的草木樹如何定通產，因有不少當溯等收入比較物收的還多，也有棗樹等遇年息條不結，這該怎處理？

五、現社會還有一些靠迷信吃飯的人，如陰陽、和尚、巫神，尤其是陰陽的收入還不少，該如何徵收？

六、一部分手藝工人（不開作坊）及自由職業者醫生等，及私營商店賬工資的傭人專靠本人賺入過活的如何計徵？

七、房租、畜租利息等該如何計徵？

八、租出地向出租人徵，典出地是否同典主計徵？

渦衛民

編者按：關於渦衛民同志所提問題，作如下解答：

一、退伍軍人不論本地或外區的，在免徵期限內，只限於退伍者本人，不包括該家屬其他人。即全家通產按人平分免其本人應徵部份。（參考細則第十四條）

二、減免辦法，凡合於條例第八條各項規定之一者，從應徵日內，酌予減免照顧。不變動各該戶通常產量數額。就是只減免其今年公粮負担之一部或全部。不得扣除其通產，亦不得改變其原定稅率。（參考條例第八條及細則第十一條至第十八條）

三、通常產量依土地質量、地形、位置、距離村莊之遠近等自然條件，分別各段各塊土地之好壞。按照一般勞動作務，參照多年來的產量，評定各塊土地之應產量。所謂一般勞動作務，如與縣普通多是一鋤或耕兩犁，鋤三鋤，其多耕多鋤或少耕少鋤，均不作依據。所謂參照多年來的產量，即某塊地十年來的產量，其中有五年是八斗，其餘各年或多或少，即以八斗爲常年產量。（參考細則第六條與第八條）其因川工施肥等差別，而超出或不及通產者，仍以通產計，不予增減。如因底數不足，生活困難，收成特低者，可依條例第八條各項規定照顧，減徵其本年負担之一部或全部，不得降低其通產。

四、菓木樹應依植種之土地，一般物產通產，即如菓木園地一畝，假定種穀子一般可產一石，即以一石爲通產，不能依菓樹實收計算。

五、迷信撒騙羣衆的收入，如陰陽、巫神等，應按其實收入折米計徵。

六、手藝工人與自由職業者如教員、醫生等以及商店店員與工廠事業中的工人專靠工資收入過生活者，其收入均免徵。如是工商事業之收入依營業稅條例計徵。

七、房租、畜租及農民之間互借之利息收入，均免徵公粮。

八、典出地，一般應由承典人負担。

行署粮食局　十二月十五日

十一月份戰績公報

解放軍總部發表

殲敵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解放省城二座，縣城四十四座

繳獲各種槍八萬四千餘支，砲一千七百餘門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頃發表十一月份總結戰績公報：

（一）殲敵營以上部隊，正規軍：一個兵團部（第七兵團部），六個軍部（二十五軍軍部，四十四軍軍部，六十三軍軍部，六十四軍軍部，七十六軍軍部，一百軍軍部），十六個整師（十二軍之二百三十八師，廿五軍之四十師、一百零八師、一百四十八師，四十四軍之一百五十師、一百六十二師，五十五軍之一百八十一師，六十三軍之一百五十二師、一百八十六師，六十四軍之一百五十六師、一百五十九師，七十六軍之二十四師、[illegible]，一百軍之四十四師、六十三師，一百零七軍之二百六十一師），二個師部（第六軍之十七師師部，七十七軍之三十七師師部），八個整團，十七個整營；以上除一個兵團部、六個軍部外，以四個營或一個師部折合一個團，三個團折合一個師，則上述兵力等於二十個師又二個團一個營或六十二個團又一個營；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正規軍十萬零六千九百四十人，斃傷共六萬八千三百八十人，合計十七萬五千三百二十人；非正規軍：二個整師（山東保安第一旅，交警十六總隊——均相當於師），十五個整團，十四個整營；以四個營折合一個團，三個團折合一個師，則上述兵力等於二十四個團又二個營；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非正規軍四萬三千七百五十人，斃傷共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人，合計五萬八千二百人。

（二）敵軍投誠部隊，正規軍：一個軍部（一百零七軍軍部），一個整師（一百零七軍之二百六十師），共七千八百人；非正規軍：一個整團，連營以下投誠部隊計算在內，共七千零八十人。

（三）敵軍起義部隊，正規軍：一個軍部（五十九軍軍部），四個整師（五十九軍之三十八師、一百八十師，七十七軍之一百三十二師，八十五軍之一百一十師），一個整團，一個整營，共二萬八千人；非正規軍：兩個整團，一個整營共二千人。

（四）以上三項合計：敵軍共損失正規軍：一個兵團部，八個軍部，二十二個整師；（內七十七軍之三十七師除一個團、一個營已起義外，其師部並兩個團（欠一個營）已被全殲，故仍計爲整師），一個師部，七個整團，十四個整營；同以上折合方法，共計二十五個師又兩個團二個營，或七十七個團又二個營，共二十二萬一千一百二十人；非正規軍二個整師，十八個整團，十五個整營共折合二十七個團又三個營，共計六萬七千二百八十人。總計敵軍正規與非正規部隊共損失一個兵團部，八個軍部，二十四個整師，一個師部，二十五個整團，二十九個整營，共折合一百零五個團又一個營，總計二十七萬八千四百人。

（五）投誠及俘擄、擊斃敵師級上校以上軍官四十三名，計：

甲、投誠正規軍官四名，即第一綏區中將副司令兼一百零七軍軍長孫良誠，該軍副軍長兼二百六十師師長王清瀚，軍參謀長杜輔廷，四十四軍一百五十師師長趙璧光。

乙、俘擄三十七名，內正規軍三十二名，即國防部少將部員兼第七兵團觀察官陳志城，第四綏區中將副司令兼五十五軍副軍長兼一百八十一師師長米文和，綏區少將參謀長董汝桂，少將參議張述文，第七兵團少將參謀長魏翱，兵團上校高級參謀王殿富，第六軍十七師師長王作棟（傷重斃命），副師長張恒英，廿五軍參謀長陶修，四十師副師長杜聚政，四十四軍中將軍長王澤濬，一百五十師副師長林文波，一百六十二師副師長李讚，該師代參謀長邱子明，六十三軍參謀長宋建人，該軍代參謀長陳文瑞，一百九十二師少將師長冒秀民，師副參謀長李友章，六十四軍中將軍長劉鎮湘，少將副軍長韋德，該軍上校代參謀長黃[illegible]軍，一百五十六師上校副師長陳熾斌，一百五十九師少將師長鍾世謙，副師長李振中，師參謀長謝懋文，七十六軍中將軍長李日基，軍參謀長高憲崗，二十師師長吳永烈，二十四師師長于厚之，一百軍少將副軍長楊隆，少將軍參謀長[illegible]，四十四師參謀長毛鈞。非正規軍五名，即津浦護路司令部中將副司令張續武，山東保安第七旅旅長朱信民，太原民保司令兼北山區司令粟蔭周，修（武）博（愛）獲（嘉）武（陟）四縣指揮部少將指揮官張鏡修，該指揮部上校參謀長蔡卸落。

丙、擊斃敵第七兵團中將司令黃伯韜，六十三軍軍長陳章等二名。

（六）繳獲：各種槍支八萬四千一百六十二支，計步馬槍八萬零六百二十支，短槍三千五百三十四支，戰防槍八支；各種機槍一萬零八百三十三挺，計輕機槍五千七百一十三挺，重機槍一千零三十四挺，手提衝鋒機槍四千零八十一挺，高射機槍五挺；各種砲一千七百九十六門，計小砲三百一十三門，六零砲八百三十六門，火箭筒四十門，機關砲一門，迫擊砲三百九十七門，戰防砲三十六門，步兵砲十三門，山砲一百零五門，野砲十四門，重迫擊砲三十一門，榴彈砲八門，其他砲二門；擲彈筒六百零五個，槍榴筒七百一十一個，發射筒八十個，地雷探測器三個，刺刀三千二百零五把；各種砲彈八萬二千九百八十發，各種子彈七百九十九萬四千發，手榴彈九萬七千三百五十枚，飛機三架，火車頭二十一個，汽車三百四十五輛，裝甲汽車十二輛，騾馬三千零五十七匹，電台一百一十一部，報話機十八部，電話機一千二百一十七部，（內總機七十二部），另擊落擊傷飛機五架，坦克三十四輛。

（七）收復和解放城市以月底情況爲準四十六座，計省城二座（保定、承德），縣城四十四座。現在全解放區共有城市七百零九座。

簡訊

黃維兵團的俘虜中近又查出敵高級軍官：十八軍參謀長吳庭璽，八十五軍參謀長陳振威，二十三師副師長周卓銘，一一八師副師長李果然，一一八師參謀長路羽，二十三師政工處主任彭鳳湘等六名。

日、美共產黨機關報

慶祝中國人民偉大勝利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據外國通訊社消息：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報」與美國共產黨機關報「工人日報」，最近皆發表社論慶祝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勝利。赤旗報寫道：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將是「日本人民走向解放的第一步」。工人日報慶賀新中國的正在出現，並強調指出：美國人民歡迎中國實行新民主主義。

永北匪軍陰謀放毒突圍

我淮海前線司令部發言人

嚴重警告匪首杜聿明

如果繳械投降，仍可從寬議處

敢於施放毒氣，則必嚴懲不饒

（新華社淮海前線廿四日電）淮海前線司令部發言人爲杜聿明部陰謀於突圍時放毒事發表談話說：據杜聿明部俘虜徐州「剿總」警衛團副團長顧伯衡供稱：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彌兩兵團，現正準備突圍，突圍時陰謀以飛機掩護外，並將大量施放毒氣。蔣匪自十八日起已空投該部防毒面具十八萬件。本人特代表淮海前線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嚴重警告杜聿明、邱清泉、李彌三人：你們現在已經山窮水盡，無論你們死守也好，突圍也好，轟炸也好，放毒也好，你們決逃不出像黃伯韜、黃維、孫元良三兵團一樣地被殲滅的命運。你們如果要保全自己與你們的部下和家屬的生命，就只有立即率部繳械投降，並不得破壞武器。如果你們識機做，則無論你們過去如何罪惡滔天，本軍仍可對你們從寬議處。但如你們敢於施放毒氣，則我們必定把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十一月一日懲辦戰爭罪犯的命令，把你們三人當作戰爭罪犯嚴厲懲辦，決不饒恕。本軍言出法隨，望你們切實注意我們的警告，立即停止放毒陰謀，並向本軍繳械投降。

北平前線

敵河北保安一旅

向我投降

（新華社北平前線二十五日電）遲到消息：平郊之敵河北保安第一旅向解放軍集體投誠。該敵兩個團於十四、十五日在北平西南之孟家村、牛蒲村爲圍攻北平之解放軍擊潰後，企圖逃回城內，但爲據守城防之國民黨軍所阻，乃倉惶即經廣安門向西紅門以南逃竄，當又遭解放軍痛擊。該敵乃由其副旅長向我請降，全部放下武器。

在全黨一致的氣氛中

波統一工人黨選出中央

貝魯特榮膺該黨主席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塔斯社華沙訊：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已選出黨的領導機關。貝魯特當選爲中央委員會的主席。[illegible]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illegible]當選爲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委員會並選出書記處和組織局。正式公報指出：黨在領導機關的選舉，是在完全一致的氣氛中進行的。又據塔斯社訊：統一工人黨共有黨員一百五十五萬人，其中百分之五十九是工人，百分之十七是農民，百分之二十是職員，其餘是手藝工人、工匠及各種小生產者。在所有重要的國家機關、市政機關、經濟管理機關、合作社、國家企業、職工會、各青年聯盟、各農民自助組織及其他非黨的群衆組織中，統一工人黨黨員都擔任重要職務，起着領導作用。

慶祝兩工人政黨的統一

華沙十萬人民開大會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塔斯社華沙二十一日訊：此間二十萬勞動人民於二十一日舉行群衆大會，慶祝波蘭兩工人政黨的統一。參加大會的隊伍，在走向大會會場時，高舉旗幟和標語，上面寫着：「在統一的工人政黨領導下，向社會主義前進！」「波蘇友誼萬歲！」「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先鋒——蘇聯共產黨萬歲！」原工人黨總書記波總統貝魯特在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統一大會結束了五十年來波蘭工人階級的分裂的偉大意義。他號召波蘭的每一個勞動人民，要深刻了解統一大會的決議，並爲實現這些決議而奮鬥。原社會黨總書記、波總理西倫凱維茲接着致詞稱：統一大會標誌着工人階級的巨大勝利。我們必須記住，只有和以蘇聯爲首的一切進步革命力量合作，才可能爲較好的未來而鬥爭。[illegible]可能實現。[illegible]今天波蘭人民有了自由的[illegible]感謝蘇聯和斯大林同志[illegible]把我們的世紀叫做列寧和斯大林的世紀，這不是偶然的。拉梅特這幾句話博得了暴風雨似的歡呼。

在美帝國主義支助下

荷蘭軍全面進攻印尼

（新華社陝北廿四日電）荷蘭帝國主義已於十九日晨正式宣佈向印尼全國發動進攻，同時並以傘兵突擊佔領印尼首都日惹，印尼政府首腦人物已相繼爲荷軍拘捕。荷蘭政府自從本月十一日與印尼政府的談判破裂以後，便在集結重兵，積極準備進攻。十八日晨，荷蘭政府在緊急閣議後，發表聲明，宣佈正式成立一個「除共和國以外的印尼合衆國臨時聯邦政府」，並宣告一月十七日與印尼簽訂的協定無效，荷蘭政府今後保持行動的自由。十九日上午六時，荷蘭陸海空軍同時出動。荷蘭的傘兵首先在日惹附近降落，下午三時佔領該城。印尼[illegible]國政府首腦人物，包括總統蘇加諾、總理哈達、外長沙立姆、前總理沙利爾、陸軍總司令蘇迪曼、國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阿薩特等全部被荷軍逮捕。荷蘭的海軍陸戰隊，同時在泗水以西的爪哇東北部海岸登陸，向爪哇最大油田中心之一的芝普嫩前進。荷蘭的陸軍，一路正越過日惹以西八十公里處的[illegible]繼續東進，另一路已侵佔瑪琅以南的萊班鼠及瑪琅東南的托倫。在蘇門答臘，荷蘭軍亦已侵入東北部的棉沙汗省。

對文藝創作上的兩點意見

白冷

九月末邊區文藝座談會以後，在我們文藝活動上說來，顯然有了一種生氣，報紙上不斷的刊載了一些文學、音樂、戲劇、美術各方面的作品，音樂和戲劇晚會以及美術展覽，都以新的姿態呈現在我們眼前。這說明土改後文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雖然這僅僅是開始，而且還有着缺點，但我們應當慶幸這些新作品的誕生，扶植與培養它，進而發揚光大，以求得獲取更大的成果。

從這一時期的創作上看，有兩點意見提出供考慮和研究：

第一、在我們各種作品中，反映戰爭、土改、生產當然是很重要的。邊區的文藝工作者，兩年來絕大部份都直接的參加了這些鬥爭，在這方面的題材，也蓄集得比較豐富，只要能在創作上更加強組織，我們相信還會有不少較好的作品產生的。但隨着形勢的開展，我們會不斷的佔領一些城市。在老解放區，土改完成以後，生產建設成爲中心任務，在整個工作上說，「工業」——這是一個新問題，就是從我們文藝創作上說，熟悉與描寫工業方面的主題，也就成爲一個新問題了。

僅就邊區現在的情況來說，我們已經有了若干輕重工業的建設，而且正開始走向企業化，有組織的工人也不在少數，他們——共產黨領導下的先進階級，正以高度的熱情在很多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着偉大的建設工作，其中產生了不少英雄和模範人物，創造了不少令人感銘的事蹟。這一些，在我們文藝作品上還反映得很不夠，或者是很少反映。從幾個工廠和一部份工人同志反映中，他們對文化生活的要求是很強烈的，有的工廠在職工會領導下建立了戲劇小組和歌詠小組，但沒有適當的劇本和歌曲供他們演唱。現有材料的內容與工人同志的實際生活又有一個距離，於是，這個問題就需要我們注意起來了。

我們曾有不少文藝工作者轉業到了工業部門，縣有工業部門中也有不少同志是熱衷於文藝工作的，我們希望這些同志能担負起解決這一問題的大部份任務，首先是把工人生活在藝術作品上加以反映。進而把自己所熟悉的一切關於工業方面的題材創作成藝術品。當然，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也應當主動的去熟悉這方面的題材，學習着描寫工業的主題，使文藝創作更能全面的從各方面反映現實。

第二、在目前，我們要提倡大胆的創作，儘量給新作品以發表和演出的機會，培植它，鼓勵它。只有這樣，才能使創作成爲廣泛的運動，才能發掘創作熱情，才能產生各種題材與各種藝術形式的作品。當然，很多作品雖然會是幼稚的，惟其是幼稚，我們就更須加以扶植。因此，我們還應該加强文藝批評的工作。過去，這方面我們作得很不夠，這樣不但使作品本身的缺點無從改正，就是對作者的創作熱情也有了損害。這道理很簡單，作者對自己作品的要求不僅在於獲得發表的機會，而主要的却是希望能知道作品對於讀者和觀衆的影響和所起的效果。只有大胆的發表、演出和正確的開展文藝批評相結合，才能使我們的文藝創作逐漸提高。

當我們重讀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以後，我們就會體會到文藝批評的重要和批評的標準——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這裏，只是提一點如何組織批評的意見。

我們首先希望在文藝陣營中能夠造成一種研究的空氣，把對於作品的研究與業務學習聯系起來，經常組織一些座談會，把意見記錄整理出來發表。同樣，在讀者與觀衆中也希望各抒己見，對報刊上發表的作品和演出的戲劇給以批評，而後者的意見對於作者來說却更是重要的。批評本身的恰如其分自然是應該注意的，但爲着使文藝創作能在批評中得到鍛鍊，從而得到提高，我們不應過分强調是否恰如其分，而應首先做到大胆進行批評；在研究中，我們對原則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當展開進一步的爭論，闡明真理的。總之，文藝批評在今天創作運動剛開始的時候仍是很需要的，哪怕是零碎的一點意見，對於這個運動都會產生出推動的力量，在文藝工作者本身來說，應當熱烈的歡迎批評！

追悼胡宗武同志

（編者按：下面三篇文章的作者賈俊英、馬禎，高雪琴三同志，出身都是舊藝人，四五年參加革命，現任人民劇社演員。）

胡指導員是我最佩服、最親愛的同志。如果沒有他，我不能有現在這樣的進步。

胡指導員會關心同志、愛護病號方面是很感動我的。有一次行軍，要爬雪山，那時劇社有一位小同志叫王生明，偶然有病不能爬山，我親眼看見指導員背王生明同志在身上，爬了六七座土梁梁山，胡指導員的兩手凍僵了，就用雪洗手，我一見很奇怪，他說：「要不拿雪洗，就不能很快暖過來。」後來並親自給王生明同志到老鄉家燒水，盡力醫治。

宗武同志爲我戒嗜好，實在費力不小。在范家屯村，動員村裏羣衆，和我們開了一次會。我思想經過許多鬥爭，才表示願意戒。在戒期中。他常給我說故事，耐心的教育我。一次給了我一盒紙烟，我很喜歡，我抽出一支給他，他執意不要，他說：「你戒了嗜好，就是好同志，我很高興，比給我一條烟還要好。」我至今想起這句話來，還覺得心痛！爲什麼同是一樣的同志，他捨不得吃，而給我吃?! 這樣的好同志把我引到正確路上，我永遠也記得他對我的好處的。

（賈俊英）

× × ×

宗武同志在四五年到左雲，把一個舊戲班子，改造爲新劇社。當時我們被解放後，因爲受了敵人的欺騙宣傳，對共產黨、解放軍的政策不了解，所以當時我是「是賠兩支船」的態度，覺得將就的閙戲零花錢就行了。宗武同志是南方人，又是外行，我們都瞧不起他來，很少和他接近。可是他在這樣的情況下，常常主動的和我們談話，想盡各種辦法給我們解決各種問題，把我們看成親近的同胞兄弟。他在數九寒天還是穿的爛單褲、破棉襖，常爲工作忙的忘了吃飯。下鄉演出，有車不坐，自己揹着行李跑，讓我們舊藝人坐。這樣的艱苦作風，由不得感動了我們，大家也就下了車跑，後來大家更揹起行李行軍。

今天我才知道，把我們舊戲班子變成一個革命的劇團，是一件很艱苦的工作。他使從黑暗的社會把我們引進到光明幸福的新社會。現在我們不僅懂得了政治文化業務技術，而且還懂得了時事。我們要感謝共產黨對我們的好處，也要記着去世的胡指導員對我們的幫助。胡指導員，你安息吧！我一定要學習政治、文化、業務，對一切工作都努力奮鬥的去完成，決不辜負你對我的教育。

（馬禎）

× × ×

我在四五年參加革命，加入了長城劇社，當時我們的生活很艱苦，但我們這些新參加的人又都不願過集體生活。胡指導員自己很艱苦，盡力的幫助我們，並耐心教育我們，使我們有了今天的進步。他對同志們很關心，時常問訊，每天上課，還要個別談話，對我的教育，主要是政治思想和文化上。可惜他犧牲了，我們定要努力學習他優良的工作作風。

（高雪琴）

解放戰士李增祥

李忠

五月二十一日晨，一場激烈的戰鬥結束了。大家正忙於收拾勝利品時，哨兵帶來連部一個散兵俘虜，經過盤問，才知他原是閻匪三十九師的，叫李增祥。當戰鬥還在激烈的時候，他扔掉重機槍，鑽到一片麥田裏。他想着：「如果被解放軍捉住，會不會死。」他經常聽他那兇惡的連長欺騙他道：「共產黨是九條尾巴的狐狸精，若被共產黨捉住，非殺不可」……當他聽到四周靜寂無聲時，才從麥田裏爬了出來，準備向村裏跑去，不料被解放軍哨兵發覺。他被送到連部裏，呂指導員和藹地問這問那，並讓他坐下談話。

他那襤褸的美國軍服，露出被圪針刺破的肉皮，呂政指立即叫衛生員給他治療，衛生員很仔細地給他敷了藥，上了繃帶。他對指導員與衛生員的舉動，表示無限的感激。他就回憶起在閻匪軍時，經常聽士兵們在背後竊竊私語着解放軍的寬大政策。

呂指導員問過他的歷史之後，又問他：「你願意當解放軍嗎？」「願意，長官讓我在那裏，就在那裏。」呂政指知道他還有些怕，便將我軍的寬大政策、民主生活等等……給他講了一番。

由於他很疲乏，呂指導員便讓他休息了。當他醒來時，要求指導員允許他到外面解手，呂政指笑嘻嘻的對他說：「你隨便吧！」這句話眞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以爲到外面一定有人跟着他，但想的却與事實相反。部隊出發後，李增祥被編到五班。宿營後班長李平中提着一桶熱水進來，招呼大家洗脚。李增祥洗了脚，又端了一碗水坐在另一塊木頭上喝着，腦子裏不斷地想：「在閻匪軍時，一下不小心，說錯一句話，就被當「偽裝份子」辦，有被亂棒打死的危險；解放軍不但不殺，而且對咱這樣好」，他實在想不通這是什麼道理。

第二天下午，部隊在舞台下面看戲，節目是：「黑臉狗」。李增祥聚精會神地看着。當演到地主張海旺的狗咬了貧農郭三三，郭三三把狗一石頭打死後，地主硬逼着要郭三三頂命，最後郭三三搬了幾個人說合才改成讓郭三三披麻帶孝埋葬狗屍。郭三三不願意，地主兒子拿手槍威嚇他，郭三三被逼連夜逃走。李增祥看到這裏，不由得淚下。又演到貧農王思忠交不起租子，地主派其爪牙將王思忠活埋。看到這裏，他便痛哭起來，想起自己的遭遇和演的一樣，更哭得厲害了，直哭到戲完，才無精打采的回到家裏。

上午，連裏召集大家討論看了戲的感覺，戰士們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李增祥聽了大家的發言，突然站了起來給大家敬了個禮，開始了他的訴苦：「我父親當了一輩子長工，母親靠給地主洗衣服過活。我從十一歲便給地主放羊，有一次我把羊打壞一條腿，被郭吉林打了耳光，打的耳朵直流血，到現在還聾着。這樣一家三口人受一年，還是沒吃的。民國二十九年，日寇掃蕩，把我家的房子都燒了，連住的地方也沒有。我十五歲逃到忻縣，被閻軍抓去當「兵」。當閻軍時，受盡了日寇的虐待。日寇投降後又被閻匪收編，挨打受氣是經常的事，有時盡被打的鼻破血流。」說到這裏，他的淚直往下流……

經過一個月的整訓，李增祥也懂得了不少的道理。他以前認爲「兩家打仗，咱在那兒當兵也一樣」，現在他知道了解放軍是爲人民服務的，同時知道了地主階級和蔣介石閻錫山是一家人，應該消滅它！從此他就積極起來了，大家開會他便積極發言，給別的同志提意見。到了操場，便自動教新戰士動作。有人問他：「爲什麼對工作這麼積極了」他就會很簡單的回答你：「現在知道爲人民服務啦！這也是爲自己啊！」

有一天的黑板報上登着一個消息，大意是：學習解放戰士李增祥的工作態度。從此他對工作更加積極了，主動的向別人識字，教新戰士拆洗槍械。……

更正

據某廠讀者來信稱：十一月九日本報載「換爐條」一文中，張廠長係陳廠長之誤。二十四日「掏井」一文中，將黨員劉忠、團員李應堂誤係黨員應堂、團員劉忠。又因標點關係，將田守成誤爲黨員。特此更正。

小馬加工

鄭忠誠

星期六晚上，申師傅宣佈加工換××所的架子。和往常一樣，這個分配工作成了最大的難題，因爲大家都搶着要去，事實上又不需要這麼多人。最後，確定十三歲的小馬休息，因爲組織上經常提出對小同志的身體發育要特別注意，重活不讓他們幹。在小馬心裏也知道申師傅和同志們的解釋和勸告是爲了愛護他們，但是總過意不去，聽了讓他休息的話，好像受了多大委曲似的，鼓着嘴，悶悶的縮在被窩裏，翻來覆去睡不着。工房裏遠遠傳來的機器轉動聲，炕上同志們勻稱的鼻息，好像都變成對他驕傲的表示，心裏更加難受起來。在他幼小的腦子裏，忽然想到——不讓我去，我偷偷的去吧。可是別人早早的走了不叫醒我又怎麼辦哩？啊！有辦法，最好是用一根繩拴在自己胳膊上，另一端拴在門上，這樣，別人早起時一定會把我帶醒的，這是最好的辦法。想到這裏，心裏才慢慢的平靜下來，就睡着了。但醒來時，窗上已爬滿了陽光，他慌忙的坐起來，穿上衣服，跑到××所，同志們已工作了很久，大家笑嘻嘻的向他說：『小馬，快開飯了，你回去吧！』小馬露出失意的神情。飯後，終於參加了找材料運工具的工作，臉上這才露出笑容，和過去一樣的又那麼活潑起來了。

爲目的。

二、入學條件：凡年齡在十五歲以上二十三歲以下之男女

一、品行端正樸實純潔者。

三、行政村以上之青年幹部，須具有小學以上

四、課目：（一）政治課：政治常識、時事。（二）文化課：……